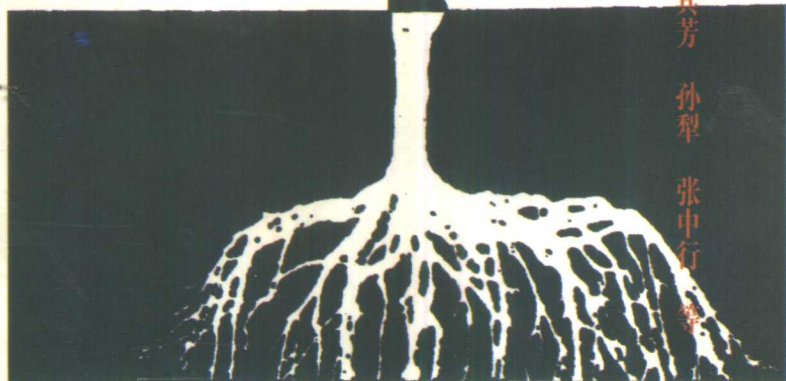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一草一木总关情



钱钟书

杨绛

何其芳

孙犁

张中行

等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国防大学

2 061 1456 9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一草



本总关情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草一木总关情/多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04-1703-9

I. 一… II. 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7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4

字数:321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3.50 元

主 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选人	杨 扬	袁庆丰	刘洪涛
	高恒文	万 燕	倪文尖
	范家进	郑家建	

编 选 说 明

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我们对入选作品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入选范围为“五四”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发表的各类白话散文作品。1949 年以后虽已去了海外，但创作生涯在 1949 以前即已开始者，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入选。

二、入选作品根据作者出生先后编排，并尽可能注明出处，入选作家的生平也略作介绍。

三、一些极为常见，流传很广的散文，包括近年发表的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因查找较为方便，只能酌情入选。

四、对近年新发现的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佚文以及颇有特色的学者散文，加以适当补充，以便扩大读者的阅读范围。

当然，单靠我们这几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编选这样大规模的散文选，疏漏或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

1995 年 1 月于上海

序

钱谷融

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随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释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了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時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以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荣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是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要写出好文章来，特别是要写出好的散文来，就必须先成为

一个散淡的人。今天真能散淡的人，不说没有，但也真如凤毛麟角，着实稀罕。好散文之所以难得，其故多半正在于此。

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都愿意能摆脱一切羁绊，特立独行，任情适性，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虽不说是绝无可能的世上难有之事，总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慕，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说到底，最高的自由，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不许你这么想，只许你那么想，但思想在你心中、脑里，你偏要这么想，偏不那么想，谁又能奈何你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何况我们现在谈的是写文章，尤其谈的是抒发性灵的散文，又不是叫你去议论朝政，写出一些惹事生非、惑乱人心的东西，谁会来剥夺你的这种自由呢？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还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做一个散淡的人，的确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想求之于人人，那不但要求过高，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散文要写得自由自在，除了人要散淡这个比较艰难的一条路以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人人能做、人人可走的一条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当然，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大可不必有意触犯时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无补大局的话。但你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这一点该是能够做到的吧？能够如此，那么，你的散文即使写得并不怎样好，总也有值得看的东西在，总还不失为一篇多少有些个性的东西。

所以，概括起来，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不但可以无愧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如此绚丽灿烂、光彩夺目的优秀散文传统，而且可以在世界的散文园地里，独树一帜，使人仰慕，引人赞叹。

以上这些话是在去年8月29日为三位年轻朋友编选的一本散文精品集的出版而写。现在拿来作为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的序文，显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套书所说的散文是个大散文的概念。中国过去，散文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涉及曲子之类的散体文章，都称散文。我们现在则是按照文学类型的四分法，把诗、小说、戏剧之外的作品都称做散文。不管它的笔调是严肃的庄重的，还是随便的轻松的，也不管它的题材是属于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记人，甚至说理的、论学的，都包括在内，范围内容非常宽泛。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丝毫不加限制。首先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都要有些文采。要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能入选。因此选得最多的当然是美文，特别侧重于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随笔一类。我们在《编选说明》中曾说我们的意愿是尽可能做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说到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由于我们选材范围比较宽泛，自“五四”到90年代间出现的著名的和较有特色的作品，都尽量加以收罗。又是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的，所以即使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能自然体现，清晰可见。至于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当然是各种各样，难以穷尽的，也无法一一列数。而我们所选的文章，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其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与人有关的一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等等，它们同样必须也是无

比广泛的。我们编选时特别注意搜罗那些能反映历史上曾有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关于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的活动的有关文章，相信大家阅读时，定会感到兴趣。而且由于这些文章，过去往往流传不广，时隔愈久，知者愈少，尽管涉及的都还是本世纪内的人和事，但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已非常隔膜；骤然接触到，恐怕已仿佛有在读上古史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汇印在一起，也有保存历史资料，省却大家翻检之劳的意思。不过，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时间又比较匆促，一定有许多该选的好文章被遗漏了，衷心希望大家不吝指出，加以补充，使这个选本能更臻完善，那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编选者之幸了。

最后还需略说几句的是，既然这个选本所选的散文，并不限于美文，或者随笔中的精品一类，那么我在前面所发的那套议论，即关于散文作者要能散淡的那番话，自然就完全不合适了。其实谁都懂得，不管是写哪一类散文，一味要求作者散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文章，不是描写客观事物，就是表达主观情意，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情意，都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而且千态万状，变动不居的。你怎么能用一种态度和眼光来观察它，用一种笔调和手法来描画它呢？古人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凡是脱离了具体对象，脱离了规定情境，孤立地谈文章作法，谈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把它们绝对化起来，都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倒是很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不过，我所说的散淡，却显然并不是说的写作方法，而是说的一种心态。散文确乎是最见性情之作，尤其是那种自抒怀抱的随笔式的散文，切忌矫揉造作，写作时最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而不能掺杂任何世俗的名利打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取得这种闲适心态呢？那就恐怕只有在当他能够散淡的时候了。我正是鉴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闲适心态之日见稀少，甚至邈乎难求，才提出这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来的。不知大家其能谅我乎？

1995年2月5日

目 录

张中行 (1909—)

红楼点滴 (一、二、三) (1)

梁漱溟 (9)

蓬山远近 (14)

李长之 (1910—1978)

孩子的礼赞 (19)

大自然的礼赞 (23)

钱钟书 (1910—)

谈交友 (26)

窗 (34)

论快乐 (37)

吃饭 (40)

谈教训 (43)

艾青 (1910—)

忆白石老人 (47)

卞之琳 (1910—)

尺八夜 (54)

“不如归去”谈 (60)

成长 (64)

南星 (1910—)

庭院 (69)

晓行 (71)

寒日	(73)
松堂	(78)
费孝通 (1910—)	
在滇池东岸看西山	(81)
清水人形	(83)
萧红 (1911—1942)	
回忆鲁迅先生	(87)
徐懋庸 (1911—1977)	
草苍随笔	(118)
谭其骧 (1911—1992)	
一草一木总关情	(128)
杨绛 (1911—)	
风	(136)
干校六记·冒险记幸	(138)
老王	(148)
花花儿	(149)
季羨林 (1911—)	
黄昏	(154)
年	(158)
在敦煌	(163)
李蕤 (1911—)	
柿园	(177)
哀念	(186)
穆时英 (1912—1940)	
怀乡小品	(194)
何其芳 (1912—1977)	
墓	(200)
独语	(205)
岩	(207)

魔术草·····	(210)
扇上的烟云·····	(212)
树荫下的默想·····	(215)
金克木 (1912—)	
沉默之塔·····	(220)
鸟巢禅师·····	(223)
保险朋友·····	(223)
端木蕻良 (1912—)	
耐力·····	(249)
旅杖·····	(251)
辛笛 (1912—)	
春日草叶·····	(254)
雪泥印趣·····	(260)
郑朝宗 (1912—)	
忆钱钟书·····	(264)
旧书读似客中归·····	(267)
白朗 (1912—)	
珍贵的纪念·····	(274)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282)
端木露西 (1912—?)	
秋的波浪·····	(285)
凤子 (1912—)	
时间·····	(289)
灯花·····	(291)
暖室里的兰蕙·····	(293)
雾境·····	(297)
徐盈 (1912—)	
乡村教师·····	(300)
山客·····	(302)

唐弢 (1913—1992)

- 心的故事..... (305)
寻梦人..... (307)
扇..... (313)
自春徂秋..... (315)

孙犁 (1913—)

- 慷慨悲歌..... (320)
织席记..... (322)
青春余梦..... (324)
小贩..... (326)
晚秋植物记..... (328)
锁门..... (331)
芸斋琐谈 (8 章) (332)

冯亦代 (1913—)

- 鸽子的漫步..... (347)
冬至夜的梦..... (349)
向日葵..... (351)

彭子冈 (1914—1987)

- 由南到北话秋天..... (354)
拘束..... (357)
沈从文在北平..... (360)

徐迟 (1914—)

- 理想树..... (364)
狂欢之夜..... (369)
枯叶蝴蝶..... (376)
鄂州市西山记..... (377)

王西彦 (1914—)

- 山中文札 (节录) (379)
折翅的鸟和网里的鱼..... (385)

张中行

(1909—)

原名张璿，字罕用。河北香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中学和大学任教，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著有《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

红楼点滴

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是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

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席）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息，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门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样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

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